

7月13日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。在苍松翠柏掩映之间，“中国养父母公墓”静候着“来自日本的中国孩子”。20余名日本战后遗孤默默地走近墓碑，致以90度鞠躬，并敬献上一捧捧鲜花。其中一名73岁的日本遗孤缓缓跪下，背朝天连续三次叩首，再次抬起头时已泪流满面，反复重复着：“你们就是我的亲妈。”

同时在一旁默默流泪的日本遗孤铃木静子说：“我们都是1945年战后残留下来的孤儿，对我们来说，中国就是家乡，养父母就是亲父母。当时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好几个兄

弟姐妹，但是父母对我们一样疼爱。今天来到这里，就像见到自己的父母一样，思念、感动无法用语言表达。”

这次来访的遗孤都是1945年日本侵略军在仓皇撤退时，遗弃在中国东北地区并被中国养父母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。许多孤儿被遗弃时仅有几个月大，如今他们都已经70多岁的老人。

7月12日，24名日本遗孤及其家人组成的“日中友好之会感恩团”来到哈尔滨，感恩中国养父母的恩情。这是他们继2009年以来，第二次组团访华。

日本遗孤吐心声：

日本是祖国

中国是故乡

本报记者 陆培法



7月13日，日本遗孤在哈尔滨祭拜中国养父母公墓。
新华社记者 王 凯摄

“永世不忘养育之恩”

今年73岁的遗孤中春惠子跪在中国养父母公墓前，眼泪不住地向外流淌。

“我到妈妈家的时候才3岁，弟弟只有7个月，我和弟弟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们都是从难民收容所里被抱出来的孩子。养父母再也没有要过孩子，他们就把我们当成亲生的孩子抚养。他们把我供到了中师毕业，把我的弟弟送到了大学。我能拥有的一切都是中国人给我的。”中春惠子说。

时至今日，方正县有位叫郭真的老人，数年前还能清晰地写出6个日本人的名字：熊谷原初子、熊谷小夜子、熊谷福美、麦岛升子、口田真子、上垣居江。这6名日本妇女和孩子是当年郭真和他的叔伯哥哥一起到“红部”领回的日本“残留妇”和遗孤。

当时“日本开拓团”走的走、死的死，剩下的这些日本女人和孩子骨瘦如柴，有些得了重病奄奄一息。他们在“红部”的院子里，住露天的房子，靠从地里收集的庄稼秆和稻草过冬，寒冬腊月，惨不忍睹。如果中国人不管他们，他们只有死路一条，于是善良的当地农民以德报怨，把这些曾经侵占自己家园的“天皇弃民”领回了家中。

在以后的几十年生活里，这些日本遗孤和中国人没什么两样，没人歧视和虐待他们，他们渐渐地成了中国人，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，他们和他们的后人才开始陆续返回日本。

超越仇恨的博爱之心

7月12日，在哈尔滨南岗区政府院内三楼礼堂，73岁的中村惠子及同伴们试图用舞蹈还原70年前历史的“真实面貌”。

舞台上响起低沉的音乐，预示一场毫无准备的逃亡。穿鲜艳和服的日本小女孩，被仓皇的人群裹挟。转瞬，和服被花棉袄棉裤替换，音乐轻快起来……

快结束时，台上的人潸然泪下，台下多名观众也红了眼睛。舞蹈的名字叫《中国妈妈》。表演者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，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日本遗孤。

中村惠子在舞蹈剧中饰演中国妈妈，她说：“当初第一眼看到这个舞蹈剧就被震撼了，这里讲的不就是日本遗孤的故事吗？虽然自己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，没有舞蹈基础，不会表演，踢腿不行、弯腰不行，甚至在舞蹈表演队里还有好几位癌症患者，但我们一定要学。这部舞蹈剧还原了那段历史，让中日的观众能够多了解一点真相，我觉得值得。有生之年，我要做中日友好的桥梁，能做多少做多少，直到死了为止。”

90岁的李淑兰是《中国妈妈》舞蹈剧中的故事原型之一。她说，“虽然是敌人的女儿，但孩子无罪。当时看着骨瘦如柴、奄奄一息的孩子就没想那么多了。送女儿回国时，我主动找女儿谈，虽然不舍，但日本是她的家乡，那里有她的亲生母亲。”这次的访问团中并没有李淑兰的女儿，她说，“女儿回国后曾经回来看望过自己两次，我很想念女儿，想去看看她过得怎么样，但自己现在年龄大了，已经走不动了。”

令中村惠子欣慰的是，据说，这个舞蹈会在8月26日日本厚生省主办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活动中演出，让更多年轻人了解70年前的那段历史。

但她遗憾地发现，日本国内正在试图删改这段记忆。“到什么时候，侵略就是侵略，事实摆在那里，不承认不行。”中村惠子希望舞蹈可以还历史真面目。

有研究分析，日本遗孤归国时多已四五十岁，语言不通，文化及生活习惯不同，令他们在融入日本社会过程中受到种种歧视。据统计，65%的返国日本遗孤只能靠救济金生活。

回日本前，中村惠子及丈夫均已退休，两人每月退休金加起来有七八千元，在吉林省延吉市算得上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。但去到日本后，两人语言不通，只能靠政府微薄的补助金维持最低生活。

即便如此，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，日本遗孤们筹集捐款了1800万日元。

中村惠子去年腰椎骨折，为了排练舞蹈《中国妈妈》，她打着钢板上场。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、没有舞蹈基础的老人，其中还有几个是癌症患者，他们将高抬腿、大弯腰等动作做得尽量到位。

日本遗孤及家属们，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排练舞蹈剧《中国妈妈》，70多岁的老人们，用身体语言真情诉说着自己的亲身经历。舞蹈剧内容源自中国妈妈收养日本遗孤的真实故事。面对敌人的孩子，甚至可以说面对着仇人的孩子时，中国妈妈用博爱的心，给予他们亲人般的关怀，赢得了最光辉的赞誉。



《中国妈妈》演出现场
新华社记者 王 凯摄

归国难忘中国的家

“说句心里话，我时常牵挂。一个家在东瀛，一个家在中华。说句实在话，我也有恨。战争的悲剧永远记住它。虽然回到祖国，难忘中国的家。”7月15日晚，一段唱词经改编但旋律仍熟悉的歌曲，在中日友好协会和平宫内响起。

“欢迎回家。”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秀云动情地说，“各位是历史的过来人，期待你们继续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，做中日友好交往的坚固桥梁。中国永远是你们的家，永远欢迎你们，希望大家常回家看看。”

感恩团团长池田澄江感慨：“对我们来说，日本是祖国，中国是故乡。”她说，遗孤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“70年前的那场战争，使我们被迫与亲生父母分离。善良的中国人把我们从死亡边缘拯救回来，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。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度过每一天。”

池田澄江的父亲是原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人，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带到了西伯利亚，她的母亲只好带着5个女儿颠沛流离地逃难，后来来到了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日本难民收养所。一路上备受煎熬的母亲早已经没有了奶水，收养所里也没有10个月大的池田澄江能吃的东西，她很快就被饿得奄奄一息，焦急的母亲只好背着她在牡丹江的大街小巷求救，看见路过的中国人就苦苦哀求人收养孩子。终于，一对李姓和王姓的夫妻收下了小池田，后来又介绍给了一对没有孩子的徐姓夫妇收养。

2009年11月8日，池田澄江作为团长的“日本遗孤感谢中国人民养育之恩访华团”踏上了中国的土地。

感恩无处不在，方正县人民“以德报怨”的博大胸襟，建立了特殊历史背景下中日组合的特殊家庭，形成了中国方正与日本的亲缘和血缘关系。

30多年来，一批又一批与日本有亲缘、血缘关系的方正人陆续定居和侨居日本，方正县逐渐演变成黑龙江省华人华侨和归侨侨眷人数最多的县。据方正县外事办介绍，在有着23万人口的方正县，就有86270位华侨及侨眷，目前从方正县回到日本定居的人数已突破了4万人。正是这些返乡侨民的宣传，让很多日本人知道了方正县的日本公墓，有的侨民还亲自带领日本参观团回来参观祭拜。“日本公墓”成了中日民间交流的一个平台，方正县也成为了中日两国民间交流的一个窗口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现在仍有数以百计的日本遗孤留在中国各地生活和工作。他们中间既有政府官员，也有工人农民，还有技术人员和专家学者。他们留华不归的原因纵有千条万条，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对养育他们的人 and 土地的眷恋。

长春日本遗孤、诗人于德水1986年被确认为遗孤身份，同年9月去日寻亲。但因养父没人赡养，便没有申请去日定居。养父相继去世后，他又守孝3年，才于1992年去日。

在日常生活期间，他无法忘怀第二故乡，作《思乡》诗：“身在扶桑心在华，萍踪万里到天涯。樱花满目催催泪，夜夜魂梦到回家。”1995年，他重返长春投资办厂，并写诗明志：“不欲声名传后世，拼将热血换和平。世界原本多灾难，铸剑为犁劝耦耕。”

今年4月1日，本报记者到沈阳采访“九一八”历史博物馆时，专门瞻仰了日本遗孤们修建的养父母碑。

1998年，在纪念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签订20周年时，由1400余名日本遗孤和友好人士捐资修建了养父母碑。碑体是铜像：一对中国父母拉着他们收养的一个日本小孩的雕像。妈妈看孩子的目光非常慈祥，是人性普世的母爱。父亲的目光注视前方，非常坚毅。母亲的目光超越了仇恨，父亲的目光是从沃血的土地上抬起头来向前看。孩子仰望母亲的天真目光是人性本真的流露。

『以德报怨』里的无疆大爱

柴逸扉